

7:5.11
4043

上海
北日
報



袁家窪
打擗毆鬥爭

八之廿一

新大眾叢刊之八

袁家奎打垮假門爭

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編

一九四七年五月出版

袁家靈打塔假門爭

新大衆叢刊之八

編輯者

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

出版者

華北新華書店

發行者

華北新華書店

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出版

袁家窪打垮假鬥爭

——新大眾叢刊之八——

目 錄

張用成活捉大老虎·····	范仁傑、澤耀九
活了五十九歲，要了五十年飯·····	馬馨遠記
過年好比上刀山·····	月 波
我減租、翻身不算犯法·····	謝長江
血海深仇·····	胡 容
袁九子·····	孩 王
是誰六親不認·····	郝志堅
姚眉成掀石板·····	郝剛、壽彬、蘭仙
袁家窪打垮假鬥爭·····	宋繼勛

張用成活捉大老虎

范仁傑、澤耀九

左權羊角村，有一家姓侯的大惡霸，弟兄五人，都練就全身武藝，平日在家，無惡不作，一般老百姓人人怕他們，送了一個外號叫做『侯家五虎』。

說起侯家五虎，比真的老虎還要兇狠百倍，這次羊角村的羣衆訴苦會上，給他們算了一筆總賬，本村婦女被他們強姦的有十一個，從外村來羊角走親戚趕會的婦女，被他們強姦了十八個。窮苦農民交不起租子利錢，被逼死的人命四條；一個工人被他們用燒酒活活灌死，另一個被他們活埋掉，還有兩個被逼得投水自殺。一九三八年有個八路軍的病號，被他們繳了槍，抬到後山老虎圪洞裏活埋掉。他們還霸佔了李幹會的老婆，把李姓全家大小趕到外鄉去，二十多年不知死活。

三八年侯家五虎在村裏打着傳道行善的招牌，利用會門『張合成』發展國民黨的特務組織。三九年有個先遣支隊特派員王金懷，來到羊角村，就被他們捉住吊起來，派他們手下的嘍囉們打了三天，沒有來得及活埋，被抗日自衛隊救走。在反特務鬥爭中，從他們家中，查到三把盒子槍和很多手榴彈，當時給侯家大虎三虎戴上手銬腳鍊，但是在

送政府的路上又被他們逃跑了。

從那時起，侯家五虎在村裏雖不敢公開欺壓窮人，但是他們還在暗地活動，四三年侯家大虎、三虎私自回家，參加七月十五日的特務大暴動，武安管陶川的特務也準備出發，合擊羊角村的白求恩醫院二所的人員。在事前他們先安排放毒，由五虎領頭幹，結果軍民一千五百多人中了毒，經醫生搶救，只死了三個人。就因為這次放毒被民兵查出來，破獲了他們暴動的陰謀，在羣衆的忿怒底下，打死了五虎三虎，大虎却偷偷地溜走了。

現在查明了，侯家大虎裝窮相，在陽邑一家運輸公司裏當伙夫。村幹部決定把他要回來。但是誰去捉他呢？民兵們你推我，我推你，誰也不敢惹這隻大老虎，怕他在半路逃跑，或是挨他一頓毒打。村幹部也很爲難。忽然張用成站起來說：

『我去捉他，保險跑不了。』

張用成是個二十來歲的青年農民，身長四尺半，頭上包一塊白布，身穿藍色粗布棉襖，一對大眼睛，呆呆的看人，耳朵有點聾，外號叫『老聾』。平日別人有些瞧不起他，說他又蠢又笨，這次他却挺身出來，願意一個人去捉大老虎，別人反倒怔住了。

原來張用成的一家，受盡了侯家五虎的欺負，只因繳不上租子，全家被擄出來，二根筷子也不讓拿，當時張用成還在吃奶呢！他媽領着他去侯家做飯，他慢慢長大了，親眼看到侯家五虎吃酒吃肉，他娘兒們只能喝一口稀米湯。過去那些苦日子，他是不會忘

記的。

張用成拿了一支步槍和兩斗黃豆做路費，匆匆忙忙的到陽邑去捉侯金慶，他心裏想到這隻大老虎，平日裏張牙舞爪，今天要他伏伏貼貼的，躺在羣衆的腳底下，受大家的懲治。他邊想邊走，在路上跟誰也不講話，怕走漏了風聲。

半夜裏，他趕到陽邑鎮，在郭小金店中，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晨去到運輸公司，將侯金慶押到店裏取行李，誰知這隻大老虎走進房門，就向他跪下磕頭，一邊說道：

『老姪兒，咱們是幾輩子的交情了，你告訴大爺，咱出了多大的事，非得回到咱村裏去？』

『沒啥！叫你回去把債務手續辦一辦。』張用成冷冷的回答他，接着嚴厲的對他說：『你看看咱手裏的麻繩，只要你好好走，咱就不用細你，如果你不講面子，咱公事公辦，就細起走。』

大老虎瞪眼看他，知道這小子像鐵打的一樣，軟話打不動他的心，只得說：『咱們好好的走回村裏去。』

張用成叫大老虎在前邊走，他把槍握在手裏，背上自己的行李，他像一個獵人那樣，在路上走着，離開陽邑，到了五里圪洞的時候，大老虎鬼頭鬼腦的東瞭瞭，西望望，打算找個空子溜走，突然他把行李扔在地上，張用成的心跳了兩跳，急忙問道：

『大爺，你怎樣啦？』

『沒啥！咱要拉屎。』

這時，大老虎的眼睛睜定南崖根，用成拉開槍卡，冷笑了一聲說：

『大爺，你看咱的槍怎樣？』

驚得大老虎扭過脖子，他馬上把子彈推進了膛，大老虎知道碰上對手了，怕吃眼前虧，又一步一步向前走去。可是，張用成更加小心提防，槍端在手裏，緊跟在他背後走，他那一對大眼睛，牢牢釘着這條萬惡的大老虎。

到了白草坪，離羊角村是二十五里路，天色漸漸黑下來，在前邊還有二十里的山溝和一座有名的十八盤山嶺。這時，張用成的心裏發了愁，他想過去大老虎戴着手銬腳鐐，還奈何他不得，現在他張用成押着一條大老虎在荒山溝裏走，誰能保險不出岔子呢！這樣，就顯出張用成這個翻身的農民，心眼兒實在機靈。他帶着命令的口氣說：

『大爺，你的事本來不大，如果你想溜走，咱的槍可沒眼睛，一槍打死你，可就冤了你啦！』

大老虎說：『咱不跑！』

『還有，只准你走正路，你要是踏上路邊，黑天黑地看不清，咱就開槍打死你！』
大老虎說：『咱不歪走路邊。』

諸位，爲什麼大老虎會這樣伏貼呢？原來，他一邊走着，一邊偷眼看張用成手裏那支槍，他剛想轉身奪槍，突然張用成倒退了兩步，他心想：『這個小子真尖靈，不好惹』

！
走出了山溝，登上十八盤山嶺，張用成止不住心跳，怕大老虎追走，又怕他跳崖，他的口氣溫和了一些。

「大爺，快到咱村了，你走到家門口，不回去看一看？」

「咱還能回家看看嗎？」大老虎反問道。

「能！」張用成對他點點頭，說着說着已經到了羊角，村裏人都睡了。

走到羊角村派出所的門口，張用成把槍端平，大聲喝道：「進去！」

裏邊的民兵聽出張用成的聲音，一夥人擁出門來，大家見用成把老虎捉來了，都非常喜歡，齊聲說道：

「張用成真能幹，大老虎被他捉回來了。」

第二天的訴苦會上，大老虎侯金慶，像狗一樣伏伏貼貼的，受着人民的裁判，被處了死刑。

這次張用成捉回大老虎，給羣衆立了一大功，村裏人再沒有誰瞧不起他，說他蠢笨了。

活了五十九歲

要了五十年飯

井陘李率妮談 馬馨遠記

同志，過去的事兒提它幹啥！提起來我就想哭。唉！要是你想聽，我也可以給你拉一拉。

我生在窮人家裏，窮得連一小片地也沒有。三歲上就跟着奶奶出去要飯。那些財主見了我奶奶就說：這個窮老婆又來啦！不給，還嫌咱餓了人家門口哩。過年時，人家財主吃白麵，喝香油，咱要口湯喝，人家說：『過年不打發啦？』

要飯要到九歲上，家裏實在顧不住我啦。把我給人家當童養媳。男人比我大好幾歲，也是窮得要命。有時給人家拉長工；有時也到外邊要幾天飯。

二十歲上，生了個小孩。這時，恰好胡家灘張銀鎖家要找個奶奶奶孩子。我想：咱是個窮人，連自己還沒吃的，怎能養活孩子？就狠了狠心，害死了自己的孩子，去給張家

窮孩子。過了幾天，人家嫌我吃得太多，不叫我和他們吃一鍋飯，每天給我點綠菜，叫另
外做。就是這，還不叫吃飽。後來我受不過氣，又去要開飯了。

過了一年，我生下第二個孩子，張銀鎖又來叫我去當奶媽，我不去，人家只管託人
來說。『窮漢腿上沒將筋』（窮人豈不過富人的意思），我帶上我的孩子又去張家。當
時，是這樣說定的：奶他家的孩子；也奶我自己的孩子。那知道了那裏，人家光叫他的
小孩吃奶，却不叫我的小孩吃。黑夜裏躺在炕上，一邊一個，自己只能臉向人家的小孩
，不敢翻身。一翻身，人家就罵：『他媽的，你翻身！是奶你自己的孩子啦？』一夜裏
，孩子的淚和自己的淚哭成一堆。奶到過年的時候，他孩子也奶大了。人家怕我吃他好
的，又怕我聞他要衣裳，硬把我推出了門。同志！你看財主的心狠不狠？

奶孩子不行了，要飯也要不到。我男人說：『你另外嫁個人吧，跟着我只好餓死。
』我不願意也沒辦法。後來，我改嫁給另一個男人。過了十來年，這男人死了。我回到
先前那個男人家裏，舉家又團圓了。這時候，碰巧咱八路軍來了。他一來，世道立時變
了樣。咱活了五十九歲，要了五十年飯，誰看咱是個人。如今幹部可好啦，你有啥困難
，只要說話，大家就幫你解決。這才幾年呀！咱就快成了個中農了。我在先前，以爲自
己窮是命運的過，現在我才知道原來是叫那些財主們治得咱翻不轉身。

同志，沒有咱八路軍來，像咱這樣的人早餓死了。還說得什麼翻身呀！

過年好比上刀山

月波

這是涉縣幾個佃戶的訴苦材料。我把它整理出來是讓大家看看農民們在地主老財剝削下過的是什麼生活？減租合理不合理？不減租他們是否能活下去？

文中村名、地名都是真名字，並盡量保存農民的原話。

二十年的血汗換了五斗米

上溫村郝心德

俺十七歲上死了爹娘，三畝崗坡地埋人花光了。肚子天天總得吃東西，就給樵松住長工。住了二年，才置下一畝旱地。第三年上，有一天主家叫我去地裏砍樹，樹枝砍下來，把另一家老財的驢子腿砸壞了。人家親戚當區官，狗仗人勢，硬把咱來欺。驢子本來值三十元，他要俺賠六十元。俺賠不起，托主家說情，主家不管。後來說好說歹賠了四十元完事。俺那來這些錢，只好把才買來那一畝地又賣了。唉！這二年就算白幹啦！

。在雄村家住了幾年，後來本家的一個老財想僱長工，他看俺老實，想僱咱，答應給咱說個老婆，另外再給點地。咱心裏想，還是本家近，就去給他受。一直受了十來多年，每年除穿衣服外，一個工錢也不給。咱盼着那高興的一天，可是人家光說不幹。民國三十年上，俺自己張羅得緊，娶了個老婆。可是主家變了心眼，嫌俺費用大了。假口俺老婆好偷東西，把俺趕了出來。十八年的血汗錢，除了穿的，折合了三石二斗小米，也不給米，給了俺二畝地，算是當他的。到三十二年上，才種了二年，災荒年糧價高，他把地又要了回去。俺盤算有三石二斗米也能過個年，誰知道人家才只給五斗。一看文書地價寫的是錢，可不是，五斗米就折夠了。

俺前後住了二十多年長工，流了二十年血汗，就換了五斗小米。老財們真算沒良心呀！我原先說本家的老財，對咱總要好些，那知他也是個黑心鬼。

過年好比上刀山

合漳村程劍英

抗戰前咱還小哩。家裏五口人，九畝水地，是個土頭小主戶。中央軍過來，到處亂搜槍，誰家有錢就到誰家搜，見咱還好過，就說俺家也有槍，把哥哥吊在院子裏，衣裳剝了個光，使麻繩沾水打，打得肉都飛了，血星星濺到別人身上。俺全家給人家磕頭如搗蒜，結果給了人家五百塊錢才拉倒。就這樣把地賣光了，還使了台莊老財的利錢。

那一年，爹和哥到山西逃荒去了，家裏光剩下孩子老婆。臘月裏，台莊的老財來要賬，趕緊買烟買麵招待人家吃喝。人家還要厲害，吓得娘光哭。利錢該三十元，到鄰家借了二十五塊，才把人家打發走。家裏人天天哭，一直哭到年底，到臘月二十八，人家又來要了。娘給人家磕了幾個頭，不行，又賣了幾件衣服，給了三塊錢才又把人家打發走了。到大年三十，家裏也沒有個過年的樣。娘說：『別人過年吃肉吃麵，咱也沒啥吃，俺孩子炒個雞蛋吃吧。』雞蛋剛倒在鍋裏，要賬的又來了。這回來的更厲害，沒錢也要，立地就要拔鍋捲舖蓋。我也顧不得炒雞蛋了，過來給人家磕頭，錢是硬頭貨，臘月三十上那弄錢去。後來把瓦缸裏的五升米倒給人家才走了。回頭去看雞蛋，苦得不能吃了。娘哭着說：『這不是過年，這是過刀山哩！』

比割俺肉還痛哩！

固新村 楊子玉

從小俺家裏就很窮，兩個哥哥在外邊住長工。民國十年上，搬人給地主陳保田說好話，租人家點山地種。地主引上哥哥看地去，山高路遠，吃不上，喝不上，半路上餓得頭瞭眼花，遠遠照了一下，就定了租子。頭年定成石二租。俺哥起早搭黑到山上開荒壘堰，肚裏餓得前撲後擺沒啦勁。一年二年荒開得多了，堰也壘多了，租子也一年一年增加了。二十六年上半年沒交租子，地主就要下地。搬人和人家說好話，要求好年頭一齊交。人家

說：『誰叫你不交租子，下地能怨我！』俺哥說：『俺已經種上了，怎麼不叫我再種二年！』叫人家可憐可憐，再找地也趕不上了，下了地就要了一家人的命了。地主說：『你不出租就想種地？』俺哥說：『就是要下地，十五年啦，俺栽了五百棵花椒樹，十棵軟棗樹，十棵桃梨樹，也不能白了呀！』地主說：『地是我的，出不上租就不能種地。栽樹？誰叫你栽啦！』俺哥說：『你那地原來都是荒山，現在成了地，都是我開出來的，光壘堰也壘了一百多道。這是俺十五年的血汗……』地主說：『你修地爲了你多打糧食。再說，除了租子以外，也沒有多刮過你二斗米。』地就叫人家奪了，連鐵頭錢也沒要回來。辛辛苦苦經營了十五年，地能打十五石糧食了，一下就叫人家奪了，比割俺一塊肉還痛哩！

賣了鍋不賣窩

宋家村 宋大貴

咱年年給老財背利錢，怎麼動彈也吃不上飯。有一年臘月三十，叫債主困住啦，把眼睛珠子都鹽出來啦，也弄不下一個錢。債主還是一直逼，沒錢就將鋪蓋、吃的弄走。俺說賣給人家二畝地吧，人家不要，嫌地賴，非要莊窩（房子）不行。俺娘死也不賣，她說：『賣了鍋不賣窩，要飯吃也得要個住處。』和人家說了許多好話，一張文書把七畝地頂給人家了。這可好，有了窩，扣了鍋（沒飯吃的意思）：要起飯來了。有一次，

俺娘到老財家去要飯，人家說：『你有窩，原來也是扣着鍋！』俺娘氣得飯也不要了，回到家中，一口氣蒙住就躺倒氣死了。

誰沒良心？

四山村 崔國祥

咱是個三輩子的老佃戶。說起當佃戶的事來，傷心死啦！俺爺爺在的時候，租了固新村地主的一架荒山。地主看咱窮不租給，還是親戚給當保人才租下。俺爺們使着勁開，地多了，水漲船高，租子也年年增加。從九斗漲到一石二，二石四，三石六，一直漲到六石二斗。寫一次文書就得攛人說好話，請人家吃飯，叫地主吸料子。吸得真怕人『唧……』一口就把俺全家幾天口糧沒啦。平時省吃儉用，積了幾個錢，寫一次文書就完了。

民國二十四年上開逃兵（潰兵），地主逃到山上來，咱蓋的房子自己不住，騰出來叫人家住，咱的孩子老婆在外邊挨凍，人家住在房子裏頭還嫌饒。咱吃粗糠，要給人家開好吃的。地主吃了咱的飯，看見莊稼長的不壞，就說：『我這地是好地，養活你好幾十年了，今年可得增增租子』俺怕人家下地，他說啥是個啥，租子還得給人家担到家里去。

民國三十一年，政府提出減租，那時咱腦筋還沒開啦，怕人家下地，和地主說好，

17

弄了個明減暗不減。可是地主認爲減租這個事，就根本不應該提，還罵咱個「沒良心」！
「你看，到底誰沒良心？」